

黑屋吊影

くろいいえ

真正毒害社会的，与其说是易于判明的人格障碍者，
毋宁说是一眼看上去完全普通的人。

贵志祐介

林青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黒屋吊影

くろいいえ

〔日〕 贵志祐介 著

林青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屋吊影 / [日] 贵志祐介著; 林青华译. — 海

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42-4

I. ①黑… II. ①贵…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43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075

BLACK HOUSE

by Yusuke Kishi

© Yusuke KISHI 1997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黑屋吊影

[日] 贵志祐介 著

林青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华 艳

装帧设计 金 山 钟广俊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2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42-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一）

若槻慎二垂下握蓝铅笔的手，轻轻打个哈欠。

窗帘卷起了，阳光从总务室东窗射进来，在桌上形成小亮斑。笔盒里的圆珠笔、图章、确认文件真伪用的放大镜，以及圆规等文具上面，细微的光粒子闪闪发亮。

纵目窗外，京都的天空一碧如洗，处处是如画笔淡抹的薄云。

若槻深吸一口早晨的清爽空气，又伏案工作起来。他桌上是堆积如山的死亡保险金申领文件。

四十八岁的木工，因吐血入院，被宣布为胃癌；六十岁的公司干部，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昏倒，被发现是脑肿瘤；今年才参加成人仪式的大学生，驾车出游速度太快，转弯不及猛撞电线杆……

若槻面对的是未谋面者的死亡。一大早就干这种事，很难有好心情。

他进入公司已五年，原先分配在总社的外国债券投资科。因为那时占据脑袋的净是美元的长期利率或汇率之类经济上的事，与其说进入了保险业，毋宁说模糊地觉得像金融机构的员工。不过，自去年春

天调到京都分社，做核定死亡保险金的工作后，才第一次切实感到自己是处理他人生死的企业的员工。

“今天还是那么多上西天的呀。”

邻桌的副科长葛西好夫望望若槻桌上，开腔搭话。

“真有负大好春光啊。”

经他这么一说，若槻感到死亡保险金申领文件数量确实多得有点异常。从统计上看，死人最多的是冬季，因为体弱的老人和病人多半熬不过严冬。

这个季节死亡事件如此之多，当有原因。若槻翻翻那沓文件，在记录保险金受益人的死亡保险金申领书下面，附有医生写的死亡诊断书及交通事故证明、户籍誊本等。这个谜马上就解开了。

“噢噢，这就是那次发生在左京区的火灾呀。”

那是三周前的事故，一座木结构房子全部烧毁，全家五口罹难。总计十五份申领死亡保险金的文件一齐送来，难怪有那么一大堆。大部分是储蓄性质较强的、满五年期的养老保险。

若槻猜想，那些人或许都是被人恳求时不忍心驳人面子的老实人吧。他们无法严拒外务员“定额太严”的叫苦，一个接一个地参保。日本的人寿保险参保率为世界之最，大大得益于这些人的贡献。

“那场事故是纵火吧？凶手抓到了吗？”

“还没有呢。不过，因为受益人参与的可能性很小，支付应该没有问题。”

“真没法子……说句玩笑话，那些纵火烧人家房子的人，都该枪毙。”

葛西唠叨着，卷起衬衣袖子，露出相扑运动员般的粗臂，不时用手帕擦擦汗。葛西身高一米七五，但体重稳超一百二十公斤，散发的

热量当然也就远超常人。时值初春，且是早上，特大号蓝色衬衣的背部和腋下处已变成藏青色。

电话铃响了。葛西伸手抄起听筒，按下闪烁的键。他是在给女职员现身说法：电话要马上接。

“您好，抱歉让您久等。这里是昭和人寿保险公司京都分社。”

葛西极明快的男高音在房间里回荡。

“若槻主任，麻烦您。”坂上弘美在桌上放下一沓已完成一审的医疗给付金申领文件。这位干练的女文员入公司已第五年。

即使没有这些文件，用颜色标出类别的文件在桌上已堆积如山：满期保险金的支付，递增养老保险给付金的支付，养老金的支付，签约人贷付、解约、印鉴申报，签约人或受益人的变更，住址或出生年月日等合同内容的修正（甚至连家人亲属关系或性别的订正都保存），保险证券的再发行等。

人寿保险公司历来被视为专门与人和纸打交道，文件种类之多无法细数，没有消停的时间。若槻利索地审阅着。除了因火灾引起的一系列申领死亡保险金，几乎都是久病辞世者，说不上什么像样的问题。然而，在接近完成时还是卡住了。

是一份保额一千万的终身保险。投保已二十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死亡诊断书”几个字被双线划掉，改成了“验尸报告”，这一点要注意。两者的区别在于验尸的医生是否曾在死者死亡前二十四小时内为其诊治。关于死因，也有不能绝对肯定的地方。

若槻按顺序自上而下检查下去。

①姓名：田中里

② 出生年月日：大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活着的话，再过一个多星期应该七十四岁了，若槻在心里计算。

③ 住所：京都府城阳市久世……

……

⑩ 死亡类型：外因死亡（自杀）。

到此为止没有异常之处。若槻过去一年间天天阅读死亡诊断书，对这个国家的人主要死于何种原因已有模糊的印象。

最多的显然是恶性肿瘤，其次是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等。

自杀，其实是极常见的死因。日本每年自杀者的数量，自一九七五年起变化不大，由两万两千人上升至两万五千人。这个数字，比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多一倍以上。

若槻能核证的只是京都府辖区内昭和人寿保险公司经手的部分，尽管如此，几乎每周就出一个案子。最近，老年人的自杀尤其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杀人案在京都府辖区极少。由昭和人寿保险公司经手的部分，有时一年仅有一宗或干脆没有。尽管都说日本的治安状况急速恶化，但从这个情况来看，可能比某些国家好些。

第十二项的“死亡原因”是“非定型缢死”。阅读第十三项的外因死亡附加事项的记录时，若槻的蓝铅笔停住了。

上面写着“在高七十厘米的衣橱门把手上结绳缢死”。

尽管死亡诊断书上没有记录体格的专栏，但特地加注，写明辞世的老妇人身高一百四十五厘米。在不到自己身高一半的高度吊死，可

能吗？

若槻手捧文件，打量了一下正在打电话的葛西。看样子他在接听顾客的投诉电话。因为在京都分社，负责保全方面的人只有若槻和葛西，再没有其他可商量的人。

人寿保险公司分社的业务大致可分为新合同和保全两类。所谓新合同，顾名思义就是顾客新加入保险时，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手续。而所谓保全，指已签合同的后续服务。正因为这部分与支付保险金——钱的事直接相关，所以与某些麻烦或犯罪多有关联。

葛西一九七五年自大阪市内的私立高中毕业后，进入昭和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因身心坚强而受赏识，一直是保全方面的骨干。他在北海道某分社供职时，曾因支付住院给付金的纠纷，被黑社会监禁过一天一夜，这在公司内传诵一时。

对顾客的每句话都夸张地附和的葛西，以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明快声音笑了起来。看样子不是什么大事。实际上，顾客的投诉几乎都起因于外务员或工作人员说明不充分，假如他们认真听了顾客的话，好多问题也就解决了。

“葛西副科长……”

看葛西要撂听筒，若槻正要起身，不料柜台前面传来了怒气冲冲的声音。

“你们以为顾客是什么？”

若槻吓了一跳，转头望去，只见一个年过五十、打扮寒酸的男子像金刚般站立，双目圆睁，瞪着女文员。此人似乎刚睡醒，花白的头发乱七八糟，一身不合时宜的、皱巴巴的条纹睡衣。看来他就是这副模样搭乘公共汽车从家里来这儿的。

“又是他！”若槻一见就烦。此人姓荒木，不知是否有工作，总是很闲，似乎把到分社柜台发难当成了乐趣，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架势。无论对方态度如何蛮横，保险公司方面也只能小心接待。荒木看准了这一点，顺势将平日里被社会排斥的郁闷发泄一番。

柜台前和坐在后面沙发上轮候的顾客们，都不快地皱起眉头。

荒木身旁坐着一个中小企业社长模样的男子，他头发已白，戴一副银边眼镜。入职一年的田村真弓正指点着保单，解释着什么问题。摆在她面前的文件好像是签约人贷付文件，看样子她正在说那男子所持印章与预留印鉴不符。那男子望着荒木，显得心不在焉。不一会儿，他将保险单据收入皮包，匆匆忙忙地起身离去。

若槻觉得此人的举动有种说不出的不协调感。

“别想欺负人！你们当我是谁？”荒木又嚷嚷起来。

接待他的好像是刚入公司的川端智子。她有点不知所措，不明白自己为何被指责。

保全部的负责人同时也负责柜台业务。也就是说，当出现麻烦事时，若槻或葛西非出面应付不可。

若槻正要站起身，瞬间又迟疑起来，脑海里掠过这样的念头：又得以这种人为对手？

葛西站起来，拍了一下弓着腰停在那里的若槻的肩头，利索地走向柜台。

“对不起，我们有什么接待不周之处吗？”

依然是快活的声音。他扭头向川端智子投去一个安慰的眼神，落座。

荒木傲慢地仰靠在椅子上，露出脏兮兮的小腿，跷起穿着拖鞋的脚，用孩子般的嗓音抱怨女文员未经培训等。葛西并未提出异议，一边适

时插一句话，一边倾听。

若槻慢慢坐下，自己的犹豫被葛西看穿了，他感到很惭愧。

这时，电话铃响了。坂上弘美拿起听筒。若槻听见她低低地说着“是、是”，却按下保留键，径直朝若槻这边走来。

看见坂上弘美的面孔，若槻产生了不好的预感。平时几乎面无表情的她，此刻眉眼显得略为紧张。如果仅仅是转电话，不妨使用自动转移键，而她特地起身走过来，可见事情非同小可。

“若槻主任，是顾客的咨询。”

“有什么困难吗？”

坂上弘美有五年柜台经验，关于保险的知识，甚至比若槻还丰富。一般问题她自己应该就能回答。

“那人问，在自杀的情况下能拿到保险金吗？”

人寿保险公司经常会接到这种电话。但是，以坂上弘美的神情来看，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恶作剧。

“……明白了。我来说吧。”

见若槻答应了，坂上弘美好像松了一口气，返回自己的座位。固定的业务和交付的工作，她们都完成得不错，但对某种意义上要负责任的事情，她们却避免做决定。因为她们被教育过，遇上这种情况，首先要获得相关负责人的指示。这必然使若槻他们肩负重大责任，但既然拿着一份她们无法相比的高薪，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若槻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不对外保险合同的解释文件。问题本身当然极简单，人寿保险公司的员工都能够即时答复。但是，在回答的方式上，要显得郑重其事。

“喂喂，实在抱歉，让您久等了。我是若槻，柜台业务的主任。”

他听见低低的、清嗓子似的咳嗽声，对方什么也没有说。似乎是个女人。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我刚才说过了。”

是一种压低到几乎难以听清的沙哑声音。对方似乎很紧张。

“保险金，在自杀的情况下也能拿到吗？”

“我马上查一下，嗯……是哪一位亡故了呢？”

对方没说话。又是清嗓子的咳嗽声。

“如果您手上拿着保单，能说出编号，我就可以查到。”

若槻又重复了一次。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说话了。

“没那东西就弄不清楚吗？”

“是的，因为存在可支付和不可支付两种情况。”

“有不可支付的？”

“对。”

既然谈到这里，也不是不能回答。

“顺便要提醒的是，参保一年内，自杀是免责的。”

“免责？”

“也就是说，不能支付。”

“这是为什么？”

“在商法上，与自杀有关的事都属于免责的，但在保险条款上，有个一年之内的限期。”

“我问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那女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生气。

“制定这种条款是出于‘人寿保险不得鼓励自杀’的考虑……”

女人又沉默了。

自杀免责的规定对人寿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令人头疼的部分。

如果保险的签约人或保险金的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将成为条款上的免责事由，受益人将得不到保险金。出于同样的考虑，被保险人致被保险人自身死亡，即自杀，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也不应支付保险金。

进一步说，如果自杀也能拿到保险金，可能会鼓励自杀。另外，如果企图自杀者全都在行动前买保险，即所谓“逆选择”，人寿保险公司的收支情况就会严重恶化。

商法第六百八十条也规定，“自杀、决斗及其他犯罪、执行死刑”，均为保险金支付上的免责事由。

然而，站在买保险者的立场上看，被保险人将来可能自杀的危险，与可能因为交通事故或疾病而死亡的危险，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即使签约时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之后因神经官能症发作等原因选择自杀的事也是有的。

若一家的顶梁柱死了，遗属的生活将会窘迫。若仅因被保险人自杀，遗属就领不到保险金，则违反人寿保险原本的使命——保障遗属的生活。

而且，自杀死亡已包含在计算人寿保险费率的基础——生命死亡率中，这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况。也就是说，若排除这个因素，那么在无得益合同等方面，保险公司会受到贪取不当利益的指责。

这样的理由令保险公司进退两难。现在，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规定投保一年内自杀免责。这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即使最初是为了自杀而投保，但一般人应该很难在整整一年之后仍抱定去死的念头。不过，

以一年为限是否真的妥当，至今仍有不少人表示怀疑。

“即使没有保险单据，只要知道客户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就可以查明能否支付。”若槻只能做出一副相信自杀已经发生的样子，尽量设法问出对方的姓名。

对方沉默着，喘息声隐约可闻。听筒清楚地传达了对方的紧张。

该怎么办？若槻感到握听筒的手渗出了汗。他毫不怀疑，对方正认真地考虑是否要自杀。

当然，即使对方一撂听筒就从窗户跃下，若槻在法律上、道义上也都没有任何责任。他纯粹是解答顾客的咨询而已。相反，根据一己之主观判断而不回答问题是不允许的。

不过，若槻觉得不能坐视不理。

对方打电话来，当然是想问有关自杀免责的事，但也有可能是在行动前无意识发出求救信号。

怎样做，才能让一心要自杀的人放弃这种念头呢？

女人叹了一口气。

感觉到对方要挂电话，若槻慌忙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不要挂断电话。”

“啊？”

“我可能是多事，但您可以听一下我的话吗？”

“……什么话？”声音里带着疑惑。

“如果我说得不对，敬请原谅。我希望这样问不至于令您不快：是您打算自杀吗？”

混账！胡说什么呀！若槻对自己冲口而出的话感到愕然。保险公司没有必要多管闲事到这个地步。如果说话不得体，可能会损害公司

的名誉。

然而，那女人没有回答。如果“自杀”只是若槻自以为是，对方恐怕会勃然变色，至少应说些什么。可这样的沉默是怎么回事……

“如果您真的这样想，最好能重新考虑。”

还是沉默。但是，若槻觉得对方在听。他下了决心。

“我这是多嘴了，但请听我说一句：自杀的确可能会让家人领到保险金，但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心灵上会留下终生无法痊愈的伤害。”

若槻环顾四周。柜台上，荒木正大喊大叫，把总务室上上下下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此时不会有谁来责难他。

“我不是站在保险公司负责人的立场说这话的。我自己有过家人自杀的经历，所以才这样说。”

女人的态度好像有了轻微变化。

“是我哥哥。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是四年级。”

一直封闭起来的情感汹涌而至。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好像是受了欺负，但校方直到最后也没有承认。”

女人又沉默了，似乎是在想什么。接着，她轻轻叹口气，说道：“请问，您贵姓？”

“我姓若槻。”

“若槻先生？您做这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不，才一年左右。”

“是这样啊。”

数秒钟的停顿。然后一个嘶哑的声音嘟囔道：“谢谢。”那女人挂断

了电话。

若槻一边放好电话，一边想该不该这样做。他仍难抑兴奋，体内热血沸腾，两耳发热，如火烧一般。

他当然不认为自己的话有让一个想要自杀的人回心转意的力量。不过，下决心试一试也许是好事。他觉得对话的末尾至少有那么一点相互理解的感觉。

柜台那边，葛西似乎终于成功地哄住了荒木。玻璃自动门开着，若槻看见了荒木走出去的背影：瘦骨嶙峋，睡衣的背部和腰部皱巴巴的。

若槻迟疑不决：是否该把刚才电话的内容向葛西交代一下？

稍微思考之后，最终决定不说。一方面因为刚才说的一番话不属于正常的职责范围。另一方面，说出来也毫无意义，因为无从查究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接下来就是打电话的人选择生死的问题了。只是这阵子要注意一下申领死亡保险金的案子。

“葛西副科长，能过来一下吗？”

葛西一返回座位，若槻便拿着刚才那份死亡保险金文件走过去，意在趁没有其他事打扰之前谈一谈。

“好。出了什么事？”

“这个案子，不觉得奇怪吗？”

“哦？哪方面？”

若槻挺来劲地指指死亡手段及状况一栏。身高一百四十五厘米的老姬，在高度只有七十厘米的衣橱门把手上打个绳结吊死了。“这不是挺不正常的吗？”

“呵呵。”葛西审视着死亡诊断书，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兴趣，“……哦，

这也是常有的事吧。”

寻思可能是杀人案的若槻泄了气。“这是……常有的？”

“吊死嘛，并不限于从高处悬吊。在不及自己身高处打结上吊的例子多得很。之前我在仙台分社时，曾有一位为阿尔茨海默病所苦的老太婆，在医院床头的铁管子上用长袍打个结，套在脖子上，从床上滑下来吊死了。要说高度，那还不到五十厘米呢。”

“是吗……”

“不过，你要是放心不下，不妨让营业所长到所在的警局问问看。如果没有可疑之处，你也就可以放心了。”

“就这样办吧。”

若槻明白葛西是为了不伤自己面子，才过问这事的。他苦笑着收起文件，心情颇为奇特，既非放心，亦非气馁。

真正的麻烦事发生在那天下午。

“若槻主任。”

若槻一抬头，是坂上弘美和田村真弓。田村表情难堪，几乎要哭出来。

“怎么了？”

“那边的顾客说支票拒付是我们公司之过……要我们赔偿五千元。”坂上弘美一脸无奈地说道。

若槻望向柜台那边。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他见过。白发，戴银边眼镜。是早上荒木来吵闹时，坐在一旁的中小企业社长模样的男子。当时，他觉得这个男子的举动有点不寻常，但因为注意力被荒木吸引了，没有深究。

以那副模样直接来窗口交涉，倒不会让人产生心理压力。但他身

后有一名年约四十五岁的男子交抱双臂站着。微胖而结实的体格，红而宽的脸庞，玻璃珠子般的小眼睛，恶狠狠的眼神。虽然穿西服系领带，却散发着异于一般职员的气息。

“是什么事？怎么说是我们的责任？”

“那位矢田部先生上午来过，申请保单抵押贷款。”

坂上弘美将电脑打印的核算表递给若槻。根据表上信息，那位白发、社长模样的人名叫矢田部政宏，参加了储蓄性质较强的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所以，若以保单做抵押，最高可贷到一千六百四十万元。

“于是我们就办理了保单抵押贷款的手续，但他带来的印章与保单的印鉴不符。字体倒是一模一样，大概是同时刻制的印章吧。”

田村真弓将手中的描图纸和今早写的签约人贷款申请书放到若槻桌上。描图纸上正确地印下了保险单上的印鉴。字体的确一模一样，但申请书上盖的印章直径约大两毫米。

“那顾客是怎么说的呢？”

“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这样确实没有办法了’，马上就走了。”田村真弓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可刚才他又和后面那人来了，说因为得不到那笔贷款，支票被拒付而致公司破产，要我们赔偿损失五千万……”坂上弘美愤愤地补充道。

从一开始就是个圈套，若槻心想。故意拿错印章，等人家指出，转头就走。至此只是制造理由，现在才见真面目。

对方可能是黑社会。若槻做个了深呼吸，稳定情绪。葛西一过中午就去下京营业所巡视了。虽然近在咫尺，但在他回来之前，只能自己单独面对。